

【居民来稿】

小报连心谱诗篇

文 陈波

2013年我退休以后,从皖南山水小城来到大都市随子女生活,时间无聊难耐,就经常和一些人在一起切磋牌技消磨时间,有时为了输赢争得面红耳赤,很伤邻里之间的感情,和争创文明社区的氛围格格不入。

一次,不经意间一张《五里桥社区晨报》翻开了我的心扉,打开了我的视野。《五里桥社区晨报》(以下简称“晨报”)每月出刊两次,我隔三差五望眼大千世界,七嘴八舌暖心百味人生。特别是“五里雅韵”栏目每版必看,兴趣越看越浓,吸引我眼球的是一些作者写的诗文耐人寻味,令我心旷神怡跃跃欲试。我心里盘算,这张报纸是我们社区居民自己的报,把富余时间和精力用来和“晨报”共谱新的篇章岂不更好?于是,我也学写了几首小诗发给了“晨报”编辑部,在素未谋面的编辑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发表了,我就像注了一剂兴奋剂,萌发了我拜师会友学诗填词的想法。当时从网上查到上海诗词学会地址是在多伦路,第一次找到多伦路某某号,

铁将军把门,门旁也没有诗社招牌,像是私人住宅。第二次去询问,恰好主人在,上前询问说是搬到威海路去了。第三天我又赶忙找到威海路,在威海路870号门旁发现“静安书友汇”字样,正是诗社所在地,室内春风满座,我肃然起敬,立即恭敬地拜见了胡中行老师,并按照诗社规定,写了两首律绝诗,交与社长审核合格后加入了诗社。

这期间,我写了一首《拜师帖》:“因缘晚岁结新知,前世难修立雪时。绛帐扶风君振铎,禅床施雨我承蠡。龄悬暮日萤囊挂,夜渐晨云烛泪驰。入袂猢猻今归顺,静安沐浴拜宗师”。恩蒙胡老师垂爱收猢入袋次韵一律:“不是因缘人不知,阑珊曲巷上灯时。庄生狂语望洋海,苏子豪情仿佛蠡。摘句寻章明雅俗,调鞍揽辔作奔驰。宜将赠我束修礼,携去同参天地师”。入会以后,我真作息,并时常在家乡诗社“十八巷论坛”发帖子,全国各地不认识的诗词爱好者看到我的帖子,打电话给我,要加我的微信,久而久之竟成了没见面的好诗友并经常唱和。北京一位诗友的儿子在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工作,他在百忙之

中给我写了两封近千字热情洋溢的信,自从有了手机以后,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纸质信函。信中说他“父亲过去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病发脾气不好,好发无名火。自从他父亲和我成为诗友后,专心于看书写诗,时间充实了,对病的关注度少了,脾气变好了,神经衰弱症也有所好转,看书写诗治病一举三得呢”。这两封信我至今仍然珍藏着,写了题记,还题写了一首关于书信的感怀诗:“裁剪祥云凤展媒,流红题叶益奇瑰。香笺腕底肝肠热,浓墨毫尖烛泪颓。孝祖陈情传李密,谗儿寄语当傅雷。人生但愿轻帆顺,浮槎长河鱼雁回”。怀念那信札来往的流金岁月。

2020年2月,为丰富上海市未成年人的宅家生活,引导广大未成年人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合理安排健康的学习与休闲生活,市文明办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文联在全市开展“童心协力,众志成城”——上海市抗击疫情优秀童谣征集活动。在我的指导下,我孙子写的《筷子谣》入选获奖。2021年4月份,上海市文明办、市教委、市学区办联合开展《人文行走景点》活动,给每个景点写一首

七言绝句。我选定了七个景点写了七首七言绝句,报有关部门遴选,其中有两首入选。

几年来,我坚持边上课边看书,刻苦钻研不舍昼夜,为写好一句自己满意的诗,琢磨好一个自己满意的字,能磨上半天乃至几天时间,在写诗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市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社、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15年“书写核心价值·送您平安吉祥”新春诗词歌赋征集活动中获得三等奖,在上海诗词学会2016年举办的“诗念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征稿活动”中,《草鞋》律诗获得优秀作品奖(不评名次),在上海戴里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年举办的“中华诗词赏”竞技大赛中夺得“十佳原创诗词”奖。我写的诗词在不少报刊都有登载。目前,我已经是上海市诗词学会会员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晨报”已经正式创刊14周年,出刊300余期。我和“晨报”结伴而行也有九个头头,九年来我在“晨报”上先后发表诗文63首(篇),使我退休生活丰富充实愉快。

【廉政文化】

正气砚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集文学、绘画、书法和雕刻等诸多艺术于一身,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让一块石头不再只是一块石头,而承载了一段历史、折射出一种精神。清人梁绍壬所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曾记载岳飞使用过的一方砚台:“砚色紫,体方而长,背镌‘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八字,无款。”“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出自《论语·阳货》中孔子所说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意思是说最坚硬的东西,即使饱受打磨也不会变薄;最纯洁的东西,即使屡遭污染也不会变黑。孔子以白玉

自比,表明了自己即使生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时代,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岳飞对孔子颠沛流离而志向不改、身在乱世而不肯同流合污的品行十分敬仰,就将这句话浓缩为八个字,镌刻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方砚台上,用来时时砥砺自己。

岳飞建立了不朽功业,到头来却遭人构陷。在狱中,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都不肯屈招一字以自污清白,在奸人给他准备的所谓“供状”上,他只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用一身正气证明了什么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

宋元易代之际,这方砚台被诗人谢枋得收藏。谢枋得获得此砚后,经过与自己收藏的岳飞墨迹对比,发现砚台上的铭文与岳飞书相仿,就在上面刻下了“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谢枋得与文天祥是同榜进士,两人交情甚笃。文天祥得知谢枋得收藏了一方岳飞的砚台后,甚是喜爱。谢枋得为了激励文天祥抗元,也为了表达对文天祥的敬仰,不惜割爱,把这方代表着忠良和正气的砚台送给了文天祥。这块砚台,从此就伴随在文天祥的身边。以此磨砚墨,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写下了“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正气之歌。三位宋室孤忠死后,这方宝砚辗转漂泊,最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在皖南为福建晋江人吴鲁所得。吴鲁感于此砚“得乾坤之正气”,遂为之取名“正气砚”。一块镌刻着先贤教诲的砚石,辗转为三位忠直之士所有,这块被后世称为“正气砚”的珍宝,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弥坚的伟大品格,演绎得荡气回肠,令人感佩不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漫步南昌路

回忆与父亲应云卫一起生活的日子(一)

应莘口述 肖岚执笔

沿着南昌路从科学会堂走到瑞金二路,会经过承载着我童年、少年和青年岁月的三座房子。每一次经过,总是翻涌起对父亲应云卫的无限思念,与父亲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仿佛从未随时间的流逝而减淡分毫。

一、南昌路196弄1号新式里弄



1953年一家人在弄堂里拍照留念

南昌路由东向西过了思南路的第一个弄堂是我在南昌路住的第一个家,那年我三岁。因为那时年纪太小,许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记得得五几年的时候,街道动员家家户户把自家房子拿出来开幼儿园。我们隔壁的沈家姆妈是园长,就动员大家把客堂间连天井让出来办幼儿园,就是南三幼儿园。到后来幼儿园的房子都被街道收去了,就是现在照片里红色的建筑。

1953年爸爸带着妈妈和我一起去了北京工作,住在前海附近一个四合院的后院。当时我们一家人刚刚从南方来到北方,不习惯当地的气候和生活,还闹出过一个事故。有天晚上,我们家煤炉的管道没有封好,导致煤气泄漏,全家都煤气中毒了。幸好妈妈及时醒过来

然后把我们弄醒,让我们去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邻居们也很有经验给我们吃酸萝卜解毒,这才清醒过来,躲过一劫。想来又好笑又后怕。

二、南昌路136弄“花园别墅”48号新式里弄



48号客堂间旧照

等1954年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196弄的家里实在住不下了,于是我们就搬到了136弄48号的新式里弄房子。136弄花园别墅原来曾住过徐志摩。和我们同时期,沈浮、史原也都住在此地。

136弄的弄堂里面再分横着的一弄二弄三弄,我们的48号是三弄(最后一排)的最中间一户,正对着弄堂口和南昌路。记得五十年代,里弄里搞大扫除,家家户户都要出来一起打扫卫生,包括扫地、冲阴沟、拾垃圾等等。我爸做不来这些事情,他就拿出家里的无线电对着弄堂放音乐,鼓励大家劳动。

这栋房子的一楼、二楼和三楼亭子间是我们家的,三楼则属于另一户人家。一楼有客堂间、灶披间、天井、后天井、小卫生间,楼上则是爸爸妈妈的大房间,以及我和保姆阿姨

一起住的三楼亭子间。

在这栋房子里的发生过几件大事,一是我爸的嫂嫂大姆妈在这里去世,二是父亲拍《追鱼》就是在这里,当时徐玉兰、王文娟都来我家讨论剧本。弄堂里拥挤得全是人,都是来看明星的粉丝。还有一件难忘之事便是我们家买电视机。那个年代有电视的人家很少,经常有人跑到我们家来看电视。有一次好像是电视里第一次放《红楼梦》,弄堂里来了好多人,二楼大房间的床上地上都挤满了人,大概有四五十个人。爸爸就躺在床上,床两边都坐满了人。就记得看到一半,“轰”的一声,床塌了。

小的时候爸爸很宠我。记得有一次他靠在床上睡觉,我在床边以为他睡着了,就把他头发捏起来扎个小辫子。而实际上他是醒着的,不但不骂我,还逗我做怪腔。还有一次,我和弄堂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躲猫猫,我爸叫我躲在我们家大橱下面的长抽屉里。他把我藏进去,抽屉不关牢留了条缝,然后他自己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旁边的小朋友再捣蛋他也不会说我们,跟小朋友关系都很好。我们小学里排演节目,十几个小朋友到我们家客堂间排好队,我爸爸做指挥排练。他还帮南三居委会排舞蹈《十姐妹》,请了上海戏曲学校的昆曲传人郑传鉴老师来教他们,结果这个节目去区里市里比赛得了奖。

只要人家有求于他,他都肯帮人家,这一点我一直非常佩服的。他对别人,哪怕自己再穷,穷到皮夹子里没多少钱了,他还是要接济帮助人家,他的为人处世就是这样。我们家里经常有人过来借钱,讲述自己有什么困难。有时候甚至不认识的人,他也都愿意帮助人家。有一件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一个男演员跑到上海来治眼睛,做完手术没地方住,爸爸就让我们到楼下打地铺,硬是让出三楼亭子间给他住了一个礼拜。

其实他们之前是完全不认识的,是爸爸的好朋友舒绣文打电话介绍过来的。他经常做这种事情。

在我的印象中,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爸爸为话剧、越剧、沪剧、甬剧、评弹、滑稽戏、京剧、苏剧等各种戏曲做过导演、艺术指导。他从不挑剔剧团大小,也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剧,都有求必应。那时候爸爸经常会带我去看他排戏,有时候会让我在舞台的侧幕旁摆个小凳坐着看戏。越剧团、沪剧团、甬剧团我都去过。总之那个年代很多小剧团只要生意差了就会找我父亲排戏、改戏、指导。他也真有本事,排一个戏总能维持半年一年多的满座率。无论什么戏曲都能掌控,实在让人佩服。

平常爸爸有个习惯,吃完晚饭,他会拿张报纸出来,让我读下面刊印的剧团广告。他想看哪个剧团的确场戏,就会打电话到剧场的后台,告诉他们他去看戏,问有没有票。剧团一听我爸要去看戏就很开心,会帮他把票子留好。沪剧团的人管他叫“阿爹”,越剧团的人叫他“应家伯伯”,都很亲热的。一些更官方的剧团就会叫他“应导”。他看好戏之后会去后台跟他们聊聊,指导一下,他们都很喜欢他,夸他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他们看完戏还要一起去吃夜宵。那是我最高兴的事,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去了黄河路的一家酒楼吃大闸蟹。至今想起来还忘不了黄酒醇香和螃蟹的鲜味。

正因为爸爸晚上要看戏,看完戏吃完夜宵回来往往兴奋得不得了,总要再讲讲弄弄,因此他早上都要睡到吃中饭的时间才会起来。所以他不许家里穿木拖鞋(广东人那种木头做的拖鞋),因为“踢踏踢踏”走路会有声音的。而我要是穿了后跟比较硬的布鞋,走路发出声音,我爸也要说我的:“小姑娘家鞋子哪能好‘踢踏踢踏’额啦”。其实一方面是教导我的礼仪,另一方面也是妨碍到他睡觉了。(未完待续)